

文/本报记者 王春元

图/本报记者 孙井贤

在徐州繁华的市中心，静卧着一条百年历史老街——大同街，街上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古朴的钟鼓楼。这座五层方塔形建筑曾是徐州城的最高地标，如今依然静静矗立，见证着城市的变迁。

在钟鼓楼的一层，有块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踏门而入，仿佛来到一个被按下静音键的世界，这是修表匠人郭荣华的工作室。在由一张旧木桌改成的工作台前，郭荣华右眼戴着放大镜，手里拿着镊子，正专注地将一颗细小的零件嵌入表芯……

尽管门外车水马龙，但在这里，所有的喧嚣都化为钟表指针行走的韵律。那一声声清脆的“嘀嗒”声，像是穿越了近百年的回响，在钟鼓楼的砖墙间轻轻萦绕。



三尺见方的工作台，就是郭荣华耕耘的天地。

# 修表匠人郭荣华：在岁月的齿轮间坚守

## 跟随父亲开启修表之路

郭荣华1948年出生，父亲是一位远近闻名的修表能手，为了将来“有一口饭吃”，十几岁的他便跟随父亲学习钟表修理手艺。师傅加上父亲，这层亲上加亲的关系，让郭荣华得到了更为严格却也更为悉心的技艺传授。

学习修表的前三年首先是看，站在父亲的工作台边，静静观察，自己琢磨。“这一步是练耐心、练脾气。”郭荣华回忆道。三年时间里，他对那些精密的齿轮、细小的弹簧，始终流露出一不变的亲切与喜爱。于是，父亲开始正式传授技能。

从结构相对简单、零件较大的机械钟开始，郭荣华学习辨认每一个零部件，理解发条的动力如何通过齿轮组传递，判断停摆是因为零件磨损还是机油干涸。

修理机械钟是基础，熟练之后，郭荣华开始接触

更为精巧的怀表，然后是结构紧凑的手表。从国产手表到进口表，从零件简单的石英表到零部件可能多达五六百个的机械表……循序渐进中，郭荣华的手艺在齿轮与发条的啮合间日渐精进。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手表是稀罕的物件。”郭荣华说，那时候手表不仅是计时工具，更是一种身份象征。而父亲正是凭借这门精湛的手艺，支撑起了整个家庭。这也让年轻的郭荣华坚信，手握一技之长，便能安身立命。

1978年，30岁的郭荣华成为全市钟表修理行业第一个领到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在民主南路拥有了自己的门面。寒来暑往，他靠着精湛技艺为街坊四邻修复手表，口碑在“嘀嗒”声中累积，生意日渐红火。正是靠着这门手艺，他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供他们读完大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 方寸天地里的匠心坚守

三尺见方的工作台，就是郭荣华耕耘的天地。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修表仪器：放大镜、镊子、机械表自动校表仪，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专业工具。一台略显老旧的小台灯，散发着明亮而温暖的光，清晰地照亮着台面上那些微小的零件。

修表是个精细的活，容不得半点闪失。郭荣华常常戴着老花镜，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屏息凝神地与那些细小的齿轮、轴榫打交道。

郭荣华说，修钟表行业里有“不养老、不养小”的说法，年迈眼力不济，复杂的活干起来吃力；年少经验不足，顾客不敢将贵重手表托付。然而，郭荣华却用他的专注、经验与责任感，打破了年龄的局限。

几十年来，找他修表的顾客数不胜数。无论手表价值几何，他都会认真修理。“他修表的原则就是，能给你修好的，绝对不会给你换配件。无论是什么价位的表，交给他都放心。”一位老顾客的评价，道出了郭荣华的职业操守。只要是在他手中修复的手表，他都会想方设法一次性修好，不让顾客多跑路，不花冤

枉钱。秉持着这样一份初心，郭荣华收获了顾客们的信任，加之精益求精的匠心，他的口碑和名气就这样传开了。

郭荣华的匠心，还体现在“惜物”上。他的工作台上有一个透明的盒子，里面装着许多看似报废的细微零部件。旁人眼中微不足道的豁口齿轮、变形弹簧，在郭荣华看来都是宝贝。“以前跟着父亲修手表的时候，买不到的新零件，修补时就靠自己制作。”郭荣华拿起一个缺了几个齿的齿轮解释，“齿轮有豁口，那就用两个坏的齿轮拼成一个完整的。”在他灵巧的双手和镊子的修正下，许多“废件”重获新生。“既然是手艺人，就是要靠自己的双手解决问题。”这句话，透着老一代匠人的自信。

郭荣华说，只要乐于研究，就能不断深入行业，拓展手艺的边界。在工作室的窗台上，摆放着许多钟表行业的专业杂志。他翻着一个做了笔记的杂志页面说：“有的机械手表有900多个零部件，光拆下来就会花很多时间，更别说要找出病因并修复好。所以说，干这行，没个耐心可不行。”



▲▼修表铺里摆放着很多老式钟表和手表。

